

鳥鴉

葉鼎洛 著



烏 鴉

葉 鼎 洛 著

上 海

現 代 書 局

1928



1928 7 1 付印

1928 8 15 初版

1—1500冊



不准翻印

每冊實價大洋五角

上海四馬路現代書局發行



葉鼎洛作

九月已過，十月初頭，一天冷似一天的氣候，在繁華的S埠的熱鬧大街上，雖然看不見自然界的凋零，但一到下午，那太陽漸漸挨近西邊的屋頂而快要落下去的時候，從那高樓簷隙刮下來的幾陣風，也就凜冽起來了。風吹到處，不論貧的富的，老的少的，都一樣露出蕭零的神色，覺得那衰殘的冬日，已悄悄地逼來了。假使到更冷靜一點的地方去看，那就更看得見一層慘淡的大氣滯留在暮雲底下，使各種東西都帶上一片深憂，正如一個衰弱的

人，感到老之將至，往往默然不語而暗自傷神的一般。

這時候，法租界巡捕房附近的一條馬路上，從E研究會裏走出一個二十多歲的青年來。

這種面貌瘦削的青年，在當時S埠的路上到處可以尋到的：很高的顴骨憂蹙着眉尖，架着一副近光眼鏡，正是近來一般年輕人共同的傾向。不過他那本來應該帶有憂鬱性的面孔上，却露出些頑強而靈敏的精神，他那蹙着的眉頭，與其說在憂愁，不如說在思索。他慢慢地走將去，街上的風一陣冷似一陣的吹過來，斜陽已失其熱度，照在沿街而立的紅色煉瓦的牆頭上，眩成一片橙紅的反射，反而使他感到寒涼而瑟縮。他身上的一套舊夾衫，在這時候就格外變得薄而且輕，像一層薄紗似的貼在肉上，寒風就毫不費力的透了進去。實際上他的腰部已在索索地抖戰，但他却不願意露出一些寒酸，故意把胸脯挺將起來，放快脚步，想向自己身上要求一些暖氣。

走不到七八十步，身上自然而然的暖和起來

了，吹過來的風也不見得怎樣寒冽了。

“何以這樣大的地方竟沒有我可以做的事情？何以一般朋友都一樣的飢荒？難道我的一生中竟碰不到一次機會？難道我這個人就永遠送在這種景況中了？……”

“唉！冷倒有辦法的，餓才不容易安排呢！棉衣且慢點去想牠，此後的飯食又怎樣設法呢？……”

他想到這裏，他的胸間就漲滿了一股沒奈何的怨氣，像一隻蝦蟆被人們踏了一腳似的，不由得喉間喊出一聲來。但他又立刻露出一絲微笑，他好笑自己把事情看得太大了，他想除非是到了沒有人煙的荒島上，還有幾個朋友在那裏是不怕沒有辦法的。

他是個心直口快的人，無論什麼事情，遇到人就滔滔不絕的講出來，本性上又有些誇大的習慣，談話時喜歡突出奇峰使人驚嘆，關於自己的缺點和種種不幸的遭遇，從來不會隱瞞，所以我們不難明白他的歷史的。

他也和許多許多人一樣，說是敗落鄉紳人家

的子弟，幼小時最是頑皮不過，以致在學校裏也沒有好好的讀過書。他的聰明不適宜別種困難的事情，他的父親就把他送到一位老而有名的醫生家裏去學醫。他在那老醫生家裏看醫書的時間很少，買菜，淘米，倒便壺的事情倒簡直把他氣壞了。他就自打主意到 S 埠來進了一個學校，在寄宿舍裏住了兩年，就回家鄉去當教員。那時候他是十七八歲的光景，上課時和學生感到同一樣的痛苦，課餘下來，就拿了一根細竹梢在街上趕狗。這情形被家鄉的父老看不慣了，他一氣之後又重新到 S 埠來進了那個學校。當那時候便和一個女同學發生了戀情，他的才幹也在這時露了頭角，全校到處傳誦着他這個柳咏青的名字。兩年之後，因為校長的一件家庭穢事，學校裏鬧起風潮來，他憑着他的才智要想在那位女同學和許多佩服他的男同學面前顯出他是個奇男子，便成了風潮中最激烈的一個人，被校長開除出來。一般男同學女同學用着眼淚和酒與他送別時，他在這一件自以為非常重大的事情的經過後越覺得自己佼佼不羣，感到前途之無量，

就回家去湊了幾百塊錢，乘輪東渡到日本去。因爲在上海做了不少衣服，又交際了幾場，他的錢到日本後不上兩個月就完了。他不願意再向家裏要錢，決然想自己生活的方法。甚而至於穿了制服去替人家賣雪花膏，甚而至於借信教爲名到青年會裏去騙飯吃，才敷衍到一年。但是等到他生活上勉強有些把握時，有一位朋友虛設着幾十塊錢一月薪水的計策，把他騙到 S 埠來。他回到 S 埠，才知道上了當。和那朋友大鬧了一場之後，權且在這個 E 研究會裏存身。

E 研究會的創辦者是一個肥胖的福建人。他倒老老實實在外國住過幾年的。照他的家景，就是在外國過一世也不要緊，但他終究受不了異國的寂寞，不得不同中國來。他的不回福建而回 S 埠，也沒有別的志向，不過貪圖 S 埠的熱鬧。他是研究藝術的，他的藝術天才並不高——也可以說庸弱到不堪的——然而當時有一個僻處在市井之間的美術學校却請他去當教授，他也沒有計及什麼薪金，也沒有計及什麼酬報，就挺起了大肚皮，漠然地每

日趕去上課了。

校長有一位姊姊，年紀快過三十歲，過時不嫁頭髮也發黃了。姊弟之間正爲這件人生大缺憾事發愁，正遇這位新來的福建教授抱鼓盆之憂之際不到半年他就和她結了婚。他們結了婚，姊弟間的感情忽然大變，郎舅方面也起起衝突來，他便發覺校長舅舅對於他的教授事業並無絲毫酬報，發覺校長真是欺人太甚了。然而他也確乎看不起那所窮學校——他的資本就照樣辦十個學校也有餘，就索性脫離了那學校，慷慨慨慨拿出錢來，辦了這個 E 研究會，和那學校相對抗。

他辦 E 研究會的動機就在爭一口氣的這一點，至於他的志向可就難以說明了。總之在初是起於不忿，後來不忿之念消去時也就成了習慣，只曉得每月拿出錢來就是了。所謂結果，所謂收效，也並沒有計及，倒似乎沒有什麼圖名圖利的利己者的思想的，然而他的家庭——他還有父親哩！——的旨趣却全然和他相反，不願意看他做這種有出無入的事業，便絕了他的財源。他把自己存在 S 埠銀

行裏的錢用得將次告罄，也有些拮据而悔恨起來了，可是騎虎之勢難下，還要保留那已經在報紙上掙得來的名聲，又恐怕被那校長舅舅笑壞了，所以無論如何，E研究會門口的那盞門燈，總還每晚每晚亮在那裏。

在E研究會充當導師的人，都是曾經在過那美術學校而對於那校長失望過的人，所以翕然而來膠結得十分凝固。雖則E研究會的經濟困難到好像烈日之下的水沼一樣，有一天乾枯一天的危險，但他們終究不惜爲一口氣而維持他們的毅力，甚且在那飽嘗困苦中覺得是一種難能可貴的奮鬥精神。

不過那目前的生活是不會隨着空想而泯滅的，任是大家稱讚那一所別墅式的小房舍的結構是如何的佳妙，那一個綠草如茵而植有花木的庭園是如何的清雅，那週圍的空氣是如何的帶有藝術的情趣，而一摸到口袋裏，一看到身上的衣服以及床底下的箱子時，便不得不煩惱起來了。

尤其當那冬日的下雨天氣，牕外面佈滿着愁

慘的凍雲，房裏面的空氣凝零澈骨，大家的牢騷就不期然的全時從肺腑中湧出來了。於是只得泡了一壺淡淡的清茶，大家圍坐起來談些理想中的佳運，藉以消磨那目前的可怨可尤的光陰。萬一又猛省過來時，又只得把古來書本上的字句以及一般淪落之士的事跡來哄騙自己。好比這個人念：‘天之將降大任於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餓其體膚，勞其筋骨，行拂亂其所爲，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那一個又熱血奔騰地痛讀起‘離騷’來……這樣做去，倒也正是名士的清貧，不是俗衆可比的樣子。

柳咏青的進研究會，也就靠着從前的鬧風潮，近來和那朋友吵架子的兩樁奇蹟。他一提起這些驚人的往事，大家就豎起一個大拇指頭來，稱讚他是一位出色的，有魄力，有血氣的耿直的青年，因此讓出一間小房間來，收容他做一個患難朋友。但是柳咏青的氣質，到底和他們不全，他雖則說起來比他們更窮得可憐，却不願意看他們那種頹唐的神氣。大家做出那種因窮而以藝術家自慰的怪醜

樣子來時，他就獨標起英雄的旗幟，說他們連一堆臭狗屎也不如。當時他的辯才也很可以壓倒多人的。最利害的是無論你們把多少利害的問題壓到他的嘴邊去，他能夠遠遠的撩開，而自己另外橫生枝葉，於是大家也竟模模糊糊覺得辯他不過而讓步，他就獨告成功。然而他也竟不能感化人家，人家到底不願意佩服他，而結果都說他是近乎蘇秦，張儀一流的遊說之士，懶得和他爭論了。那個小房間是終於收容不下他這種大志向的人的，那座被人家說得怎樣有趣的小洋房在他看來也是無足輕重的，於是他總是一個人出來散步。

所以這一天，他又在馬路上走了。

在那薄暮的寒風中一邊轉着千萬種的念頭，一邊走去的時候，早又到了公園的門口。近來外國公園開放，穿長衫的中國人也可以任意出入了。他一天一天竟走慣了，便是今天本不打算到這裏來，他的腿也自然而然地把他擡到了這裏。

但是公園中也和他的景況差不多，一眼望去，竟是蕭索不堪，或者因為暴冷的原故，四面竟杳無

遊人。他淒淒喳喳蹣着落葉走去，連那一般天天在一塊乾草地上的，和小昆蟲一樣爬躍着的小孩子也不知道到那裏去了。斜陽正橫臥在西邊一帶的房頂上，病一般地發散她的光，弄得躺在地上的樹影子也異常瘦弱，風是越吹越緊了，地上的黃葉全都飛起來，他的左邊半個面孔雖然靡着一些日光，右邊半個身體却早被寒氣浸透了。他想到：

“這時候到那裏去想法弄一點錢，去喝兩杯熱酒才好？……”

“哦！何不找他去，也許他還有幾個錢在身邊哩？……”

於是他又走出了公園，朝那太陽正在落下去的方向走去。

走盡一條很長很長的馬路，橫過電車軌道，進P.路一箭之遠，從一家雜貨店轉灣進去，經過一片油條大餅店，一片老虎竈，一條洒滿着垃圾，污泥的破碎磚頭路，便有兩幢在S埠到處皆是的那種青磚白縫的房舍立在那裏。再從那兩幢房舍中間的一條恰容一人走路的狹弄進去，在垃圾箱的旁邊，

便有一個小門很秘密似的立在那裏。開門進去，穿過一個同井口一樣大的天井往右轉，摸上十幾級扶梯，便到了一個所在。

那是個前樓和後樓相通而中間隔以板壁的房間。前樓臨窗有一張舊寫字檯，靠牆擱起一張床，床橫頭立着一個破舊書架子，堆着些破舊雜誌和破書。後樓空着，只有一張食桌。繞過食桌，走上五級小扶梯，就是露台。露台上有一兩條瘦狗一般的竹料長凳，擱着一張破棧棚，上面丟着些面盆，牙刷之類。這地方我們一看就知道不是成家立業的人住的地方，如果不相信，從那些丟在地上的報紙，襯衫，襪子，以及床上的因多久不洗而兩頭髮黑的被頭，就看得出來。

柳咏青進來的時候，這房子裏好像沒有人。但是他走到前樓來時，才看見那床上的被頭聳在那裏，裏面捲着一個人。他便走過去，搖那個被頭裏的人道：

“袁荷生！袁荷生！呸！”

那個人從被頭裏伸出頭來，好像不願意醒過

來似的，含着些怨氣睜開眼睛，然後慢慢地掀開被頭，慢慢地坐了起來。

這個人的容貌比柳咏青更瘦小了一點，頭髮很長，不知道多久不剪了。一個蒼黃的面孔，躲在一頭亂髮裏，格外沒有光彩而顯出憔悴可憐的樣子，但是從別方面看起來，可以知道他這面孔只要豐滿時就很美麗的，因為那輪廓以及眉目之部位，生得很是玲瓏。

他擦了擦眼睛說道：

“咦！你怎麼來的？哦！天氣又比剛才冷了！”

“吃酒去吧？這樣冷的天氣，只有吃酒之一法了！”

柳咏青走了很多的路，他的身體發熱了，他說話時，一團熱氣從嘴裏噴出來，在冷空氣裏飛轉。

“吃酒倒好的，你倒還有錢哩？”

袁荷生說時，一面走動起來，然而還有些昏迷不醒的樣子。

“啊？你也沒有錢嗎？我特意來找你的呀！哈哈！吃不成了！”

柳咏青知道袁荷生沒有錢，失望了，但他極不願意失望：

“難道一個錢也沒有了？到袋裏去摸摸看呢，只要兩個雙角子就好了。”

“看運氣吧，我是記得沒有了。”

袁荷生走到門邊，把手伸到一件舊外套的袋裏去摸。

“有嗎？哈！”

柳咏青的眼睛跟着袁荷生的手動，很是擔心。

“對不起，吃不成了，一個銅板也沒有！”

袁荷生不再摸了。

大家都很失望，因此沈默了一些時候。

“唉！娘呀！我們這種日子怎樣過下去呢？我真不相信，爲什麼我們碰來碰去都是些窮光蛋？難道我們這些人是應派窮的？真狗屁！我們這般人都是這樣窮！天哪！假使有一個人較好一點呢，也還說得過去，然而竟沒有，這是什麼道理？要說學識呢，我們也讀過幾年書，要說身體呢，我們也不是殘廢，爲什麼碰不到機會？爲什麼沒有事情做？爲什